





第九一二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冊 府 元 龜 (二)

宋 王欽若
楊億等奉敕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五百六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張九鐸

勝錄監生臣李敦源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五百六十三 宋 王欽若等撰

掌禮部

總序

大禮本太一而生緣人情以制故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錄是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焉唐虞命伯夷為秩宗典天地人之三禮商因夏禮損益之可知周監二代其文彬郁春官大司馬小司馬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其屬凡六十泰置奉常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五百六十三

掌宗廟禮儀有丞博士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漢興命叔孫通為奉常制禮儀景帝中六年更名奉常為太常屬官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六令丞又均官都水兩長丞又諸廟寢園食官令長丞又有雍太宰太祝令丞五時各一尉又博士及諸陵縣皆屬焉宣帝黃龍元年稍增太常博士員十二人東漢因前制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掌禮儀祭祀每祭祀先

奏其禮儀及行事常贊天子其屬有贊饗一人秩六百石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大射養老大喪皆奏其禮儀每月前晦察行陵廟丞一人比千石掌凡行禮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舉廟中非法其署曹掾史隨事為員諸卿皆然也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太祝令一人六百石凡國有祭祀掌讀祝及迎送神廟祭太祝令主席酒賁吏其下又有斗食佐學事學事有秩祝人宰屠者等賁太宰太子高廟等令亦然丞一人掌祝小神事太宰令一人六百石掌宰官鼎俎饌具之物凡國祭祀小宰陳饌具明堂丞一人靈臺丞一人並二百石太子樂令一人六百石掌樂凡國祭祀掌請奏樂及大饗用樂掌其陳序賁吏丞一人律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耐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取適子高五尺以上年十二到十六顏色和身體修治者以為舞人也丞一人高廟令一人六百石掌按行掃除無丞世祖廟令一人六百石如高廟先帝每陵令各一人六百石

掌守陵園案行除掃丞及校長各一人校長主兵戎盜賊事丞皆選孝廉郎年少薄伐者遷補府長史都官令候司馬兆帝陵每陵食官令各一人六百石掌望晦時節祭祀每陵食監一人秩六百石監丞一人三百石中黃門八人從官二人案食監即是食官令也太常有祠祀令一人後轉屬少府有太卜令六百石後省竝太史章帝又置祀令丞延平元年省親太常特置博士屬官有太祀令丞掌宗祀五帝之事又改太子樂令復曰太樂令丞武帝平荊州得杜夔能識舊樂章以為協律都尉又尚書初置祠部曹晉承魏制有博士協律校尉賁又統太學諸博士祭酒及太史太廟太樂鼓吹陵等令又有祠部尚書嘗與右僕射通職不常置又諸曹有祠部郎宋太常府有博士亦謂之太學博士齊因之梁陳亦無統國學博士其丞視尚書郎太常凡統太學太醫乘黃及諸陵等令丞又有祠部尚書領祠部儀曹二曹齊梁陳皆然齊太常府置丞一人五官功曹主簿領官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百六十三

博士國子祭酒博士助教又統太廟明堂太祝太史廩犧太樂諸陵乘黃客館等令丞其下各有職吏又有祠部尚書右僕射通職不俱置梁太常統廩犧鼓吹太祝太樂清商鼓吹等署令丞太常位視金紫光祿大夫班第十四三品勳位丞班第五視尚書郎主簿一人其選為五官功曹又位不登十八班者別為七班主簿第四博士兼統國學博士陳並因之後魏太常卿第三品少卿正四品丞正六品博士從七品太祝令從正九品祝史從九品下又置太樂博士六品下鼓吹令闕又有太醫博士助教太卜博士從七品下廩犧令從五品下又有儀曹尚書北齊太常掌陵廟羣祀禮樂儀制衣冠之屬其屬官有博士協律郎八書博士等員統諸陵太廟太樂衣冠鼓吹太祝太醫廩犧太宰等署令丞而太廟無領郊祠崇元二局丞太樂無領清商部丞鼓吹無領黃戶局丞太史無領靈臺太卜二局丞又祠部尚書統主客虞曹屯田起部五曹後周依周禮建官太常卿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百六十三

宗伯少卿為小宗伯屬官有守廟典祀大司樂等中大司小守廟小典祀小司樂太卜太祝等下大夫又有小卜小祝等上士又有司郊治禮樂師樂胥司巫等中士及下士春官又有禮部後改為司宗又春官之屬有典命後改為大司理俄改大司理復為禮部大夫隋太常等又有博士四人協律郎二人奉禮郎十六人統郊社太廟諸陵太祝衣冠太樂清商鼓吹太醫太卜廩犧等署各置令丞又置禮部尚書統禮祠主膳四曹唐制太常寺卿一人正三品掌邦國禮樂郊廟社稷之事以八署分而治焉一曰郊社二曰太廟三曰諸陵四曰太樂五曰鼓吹六曰太醫七曰太卜八曰廩犧總其屬而行其政令少卿為之貳屬官有博士四人掌辨五禮之儀式本先王之法制通變隨時而損益焉太祝六人掌出納神主於太廟之九室而奉享薦禘祫之儀奉禮郎二人掌設君臣之版位以奉朝會祭祀之禮協律郎二人掌和六律六呂以辨四時之氣八風五音之節太廟齊郎

京都各一百三十人門僕京都各三十二人自少卿及

諸令以下有丞主簿錄事府史典事掌故等員以屬焉

太常自龍朔三年改為奉常正卿又改禮部尚書為司

禮太常伯咸亨中各復舊光宅元年奉常改為司禮寺

禮部為春官神龍元年司禮復為太常寺春官復為禮

部禮部總判祠禮膳部及主客事奉禮郎本為治禮避

高宗諱改為太常又有禮直五人乾元初省又貞元七

年又置禮儀直兩員九年以太常寺禮院置修撰檢討

欽定四庫全書

禮部元龜
卷五百六十三

六

官各一員禮生員三十五人長慶二年又置守闕人大

中四年詔曰太常少卿宜與太卿通判文案五代因之

無所改作夫人紀肇修禮用為急歷代而下厥職茂焉

若乃稽古憲官因時變革本聰明之至德非臣下之所

專具有講貫藝文發明制度折衷得失裁正是非必資

洽聞克濟乃事至於四方異俗五音制賜咸以類別亦

用典掌則有苟合旨意紊亂法度罔撥荒繆恣成矯誣

有司之過可不慎歟凡掌禮部有九門

制禮

夫禮者所以法天地之經建上下之紀教訓正俗防邪

窒慾序人倫而制邦治者也故三五異代而不相沿襲

蓋有損益之殊範圍革之異宜青素之尚不同驪翰之

變非一是以先王治定制禮因人情而為之防者也夏

商之代莫得而詳周姬之祖述參於經藝漢氏而下儀

法昭著故其他張之名數創制之軌範祀享朝宴之節

文物聲名之度隨時降殺與運消長執簡所記咸足徵

欽定四庫全書

禮部元龜
卷五百六十三

七

焉至或申命鴻碩加之論討泰酌前訓講求方冊形於

撰集煥乎編綴亦類其說而次叙之云

周成王六年周公且述文武之績制周官及儀禮以為

後王法臣欽若等曰周官即周禮也周公觀夏商之禮而增損之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故稱禮經三百

威儀三十時

漢高祖五年即皇帝位於定陶博士叔孫通就其儀號

就成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

呼呼音大拔劍擊柱帝患之通知帝益厭之說帝曰夫

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

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

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

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復重也因也臣願頗采古禮與

秦儀雜就之帝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

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通為使者魯有兩生不

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小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

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

欽定四庫全書言行德教百年然吾不忍為公所為不合

而後可興也言行德教百年然吾不忍為公所為不合

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

若女也言不通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入闕及上左右為學

者左右謂近臣也與其子弟百餘人為繇菽野外謂

茅樹地為菴位尊卑之習之月餘通曰帝可試觀帝使

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辨辨亦習也會長樂官

成諸侯百官羣臣朝十月適會於七年十月而長樂宮

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先平明未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

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志與儀同傳

曰趨傳聲教入者皆令殿下郎中俠陛陞數百人扶其兩旁每陛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

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鄉皆讀大行設九賓臚

句傳上傳語告下為臚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

警傳聲而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

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法酒者

酌謂不飲之至醉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抑屈也謂依禮法以

欽定四庫全書言行德教百年然吾不忍為公所為不合

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

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譴諱失禮者於是高帝曰

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

文帝即位初大中大夫賈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

和洽宜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迺草具其

儀法草謂創帝謙讓未皇也皇暇也自以

十六年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

武帝即位初招良趙館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議立明

堂制禮服以興太平

服謂衣服之色也

會竇太后好黃老言不

說儒術

說讀曰悅

其事乃廢至建元元年始議立明堂

元封二年秋作明堂於泰山山下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

北趾右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

言其險隘不顯敞

帝敬治明堂

泰高帝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王帶上黃帝時明堂圖

公王姓也帶名也呂氏春秋齊有公王舟此蓋其舊族也

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

以茅蓋通水水園宮垣

國貌也

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

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帝令泰高

欽定四庫全書

明堂元龜卷五百六十三

十

作明堂汶上如帶圖

平帝元始三年詔光祿大夫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公

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迎立軺併馬

軺音誥立

乘小車也併馬驥駕也謂新定此制也併者步鼎切

後漢光武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烏桓來降邊境無事

百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司空張純以聖王

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乃按七經識

明堂圖河間古辟雍記考武太山明堂制度及平帝時

議欲具奏之未及上會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

章下三公太常而純議同榮乃許之

中元元年十一月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

禮云明堂者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

牖以茅蓋上上負下方赤綴戶也白綴牖也禮圖又曰

建武三十一年作明堂上負下方十二堂法日辰九室

法九州室八憲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數室有十二戶

法陰陽之數胡伯始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下藉

茅存古制也漢官儀曰明堂四面起土作壘壘中無水

明堂去平城門二里許天子出從平城門者皆於中行鄉

至郊祀又曰辟雍從北門入三月九月月者皆於西南有

射禮辟雍以水周其外以節觀諸侯曰泮宮東西南有

水北無下天子也漢官儀曰靈臺高三丈十二門天

欽定四庫全書

明堂元龜卷五百六十三

十一

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漢官儀北郊臺在城西北角去

城一里所謂方壇四陛但有壇祠舍而已其鼓吹樂及

舞人御帳皆從南郊之具也祗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

西南皆有壇上地里羣神從食壇下南郊焚積北郊埋

明帝永平元年正月率公卿以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

是時帝即位踰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禮乃

帥公卿百僚就園陵而創焉

章帝元和二年下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

一以興尚書璇璣鈴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

子末小子託於數終曷以續興崇弘祖宗仁濟元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況於頑陋無以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惡焉博士曹褒知帝旨欲有興作乃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禎祥焉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并臻制作之符甚於言語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丕顯祖宗盛德之美章下太常太常集堪以為一欽定四庫全書

謝安元龜卷五百六十三

十二

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羣僚拘攣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時刊立

和帝永元五年春正月登靈臺望雲物

魏文帝黃初元年詔曰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羣代之美事為後王制度也傳曰夏數為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於正朔當依虞夏故事若殊徽號異器械制禮樂易服色用牲幣自當隨土德之數每四時之季月服五十八日臘以丑牲用

白其節毛自當赤但節幡黃耳其餘郊祀天地朝會四時之服宜如漢制宗廟所服一如周禮尚書令桓階等奏據三正周復之義國家承漢氏入正之後當受之以地正犧牲宜用白今從漢十三箇月正則犧牲不得獨改今新建皇統宜稽古典先代以從天命而正朔犧牲一皆不改非所以明革命之義也詔曰服色如改所奏其餘宜如虞承唐但臘月用丑耳

欽定四庫全書

謝安元龜卷五百六十三

十三

二年正月乙亥朝日於東門之外詔曰漢氏不拜日於

東郊而旦夕嘗於殿下東西拜日煩褻似家人之事非

事天郊神之道也

按禮天子以春分朝日於東秋分夕月於西今正月非其時也至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朔朝日於東郊八月己丑夕月於西郊此古禮也

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時二漢郊禮之制具存親即損益可知也

青龍五年山荏縣龍見詔三公曰昔在庖犧繼天而王始據木德為羣代首自茲以降服物氏號開元著統者

既膺受命恩數之期握皇靈運與之運承天改物序其紀綱雖炎黃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夏后世系相襲同氣共祖猶昭顯所受之運著明天人去就之符無不羊易制度更定禮樂誕厚后班瑞信使之煥炳可述於後也至於正朔之事當明不變改以彰異代曷疑其不然哉大皇帝踐祚之初庶事草創遂襲漢正不革其統朕在東宮及臻在位每覽書籍之林總公卿之議夫言三統相變者有明文云虞夏相因者無其言也歷志曰天統之正在子物萌而赤地統之正在丑物化而白人統之正在寅物成而黑但含生氣以微成著故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言天地與人所以相通也仲尼以大聖之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制作春繩論究人事以貫百王之則故於二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為首夫祖述堯舜以論三正則其明義豈使近在殷周而已乎朕以躬身繼承洪緒既不能紹上帝之遺風揚先帝之休德又使王

教之弛者不張帝典之闕者未補疊疊之德不著亦惡乎已乎今推三綱之次觀得地綱當以建丑之月為正考之羣藝厥義彰矣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之白馬建太赤之旗期會建太白之旗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祈禱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啟閉班宣時令中氣晚早敬授民事諸若此者皆以正歲斗建為節歷數之序乃上與先聖合符同契重規疊規者也今遵其義庶可以顯祖考大造之基崇有魏維新之命於戲王公羣臣百辟卿士靖康厥職帥意無怠以永天休司徒布露咸使聞知稱朕意焉按服色尚黃據土用殷禮行殷之時故也周禮巾車職建太赤以朝大白以即戎此則周以正色之旗朝會以先代之旗即戎始用殷禮變周之制故建白以朝太赤即戎也明帝又詔曰以建寅之月為正者其牲用玄以建丑之月為正者其牲用白以建子之月為正者其牲用騂此為牲色各從其正不隨所犯之陰陽也祭天不嫌於用

玄則祭地不得獨疑於用白也天地用牲得無不宜異耶更議於是議者各有引據無適可從又詔曰諸議所依據各參錯若陽祀用騂陰祀用黝復云祭天用玄祭地用黃如此用牲之義未為通也天地至尊用牲當以所尚之色不得專以陰陽為別也今祭皇帝天后地天地郊明堂宗廟皆宜用其別祭五郊各隨方色祭日月星辰之類用騂社稷山川之屬用玄此則尊卑方色陰陽衆暢矣初明帝即位便有改正朔之意朝議多異

欽定四庫全書

新唐書卷五十三

十六

同持疑不決久乃下詔曰黃初以來諸儒共論正朔或以改之為宜或以不改為是意取駁異於今未決朕在東宮時聞之意嘗以夫子作春秋通三統為後王法正朔各從色不同因襲自五帝三王以下或父子相繼同體異德或納為大麓受終文祖或尋干戈從天行誅雖遭遇異時步驟不同然未有不改正朔易服色表明文物以章受命之符也由此而言之何必以改正為是耶於是公卿以下博議侍中高堂隆議曰按自古有文章

以來帝王之興受禪之與干戈皆改正朔所以明天道定民心也易曰乾元亨利貞有孚改命吉湯武革命從乎天應乎人其義曰水火更用事猶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易通卦驗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應天地三氣三色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初高陽氏以十一月為正薦玉以赤繒高辛氏以十三月為正薦玉以白繒尚書傳曰舜定鍾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故更四時改堯正詩曰一之日歲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傳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詩推度災曰如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可知以前驗後文質相因法度相改三而復者正色也二而復者文武也以前驗後謂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三月為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為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為正後雖百皆以前代而復也禮大傳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樂稽曜嘉曰禹將受位天意大變迅

欽定四庫全書

新唐書卷五十三

十七

朔易服色殊徽號樂稽曜嘉曰禹將受位天意大變迅

風雷雨以明將去虞而適夏也是以舜禹雖太平受禪
猶制禮樂改正朔以應天從民夏以十三月為正法物
之始其色尚黑殷以十二月為正法物之牙其色尚白
周以十一月為正法物之萌其色尚赤能察其類能正
其本則獄瀆致雲雨四時和五稼成麟皇翔集春秋十
七年夏六月甲子朔日有蝕之傳曰當夏四月是謂孟
夏春秋元命苞曰王者受命昭然明於天地理故必移
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聖人之寶文質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百六十三

十八

再而改窮則相承周則復始正朔改則天命顯凡典籍
所記不盡於此略舉大較亦足以明也太尉司馬懿尚
書僕射衛臻尚書薛梯中書劉放中書侍郎刁幹博士
秦靜趙怡中候中詔季岐以為宜改侍中繆襲散騎常
侍王肅尚書郎魏衡太子舍人黃史嗣以為不宜改至
是始定

晉文帝為晉王命司空荀顗因魏代前事撰為新禮泰
考古今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並共刊定成立

六十五篇奏之

太康初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校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增損曰臣典故

太尉顗所撰五禮臣以為史筆命以垂統帝王之美事也隆禮以率教邦國之大務也是以臣前表禮事稽留未逮請施行

武帝泰始二年正月詔曰有司前奏郊祀權用魏禮朕
不慮改作之難令便為永制眾議紛紜遂不時定不得
以時供饗神祇配以祖考日夕難企賤食忘安其便郊
祀時羣臣又議五帝即天地五氣時異因殊其號雖名
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百六十三

十九

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地郊又除先后
配祀帝悉從之是年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太宗
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十一月有司議奏古者丘郊
不異宜并圓丘方丘於南北郊更修立壇兆其二至之
祀合於二郊又從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是月庚
寅冬至帝親祠圓丘於南郊自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
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儀之廢
久矣乃今後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疋丞博士及學生

牛酒

十年將聘拜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皇后聘以穀珪無妾媵禮贄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於是臨軒使使持節兼太常拜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嬪

太康五年修作明堂辟雍

懷帝即位遵舊制臨太極殿使尚書郎讀時令

元帝太興元年三月辛卯親郊祀饗配之禮初尚書令

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宜頒旋都雒邑乃修之司徒荀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五百六十三

二十

組據漢獻帝居許即便立郊自宜於此修奉驃騎王導

僕射荀崧太常華常中書侍郎唐亮皆同組議事遂施

行其制度皆太常賀循依晉之舊也

四月合朔中書侍郎孔愉奏曰春秋日有蝕之天子伐

鼓於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於朝臣自攻也按尚書符

若曰有變更便伐鼓於諸門有違舊典詔曰即陳有正

義輒勅外改之

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正月後辛祀明堂車服之儀率遵

漢制出以法駕服以袞冕

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納妃六禮文與納后

不異百官上禮其月壬戌於太極殿西臺釁宴二宮隊

主副司徒征北鎮南三府佐揚兗江三州綱彭城江夏

南譙始興武陵曹七國侍郎以上諸二千石在都邑者

並豫會

二十一年十月命刺史郡守修東郊耕藉之儀

孝武即位初軍府造次不曉朝章徐爰素諳其事既至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五百六十三

二十一

莫不嘉悅以無太常丞撰立儀注大明五年五月起明

堂於國學南丙巳之地六年置凌室修藏冰之禮

前廢帝即位以郊舊地為吉祥移還本處先是北郊晉

成帝世始立本在覆舟山南來太祖以其地為樂遊苑

移於山西北後以其地為北湖移於湖塘西北其地卑

下泥濕又移於白石村東其地又以為湖乃移於鍾山

北京道西與南郊相對後罷白東湖北郊還舊處

南齊太宗建元元年七月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有功德

之君配明堂制有五室從尚書僕射王儉議也

梁高祖天監九年有事靈壇以為雨旣類陰而求之正陽其謬已甚東方既非盛陽而為生養之始則雲壇應在東方祈晴亦宜此地於是遂移於東郊

初大雩國南除地為揮至

馬夏改

十二年太常丞虞翽引周禮明堂九尺之筵以為高下修廣之致堂崇一筵故階高九尺漢家制度猶遵此禮故張衡云度堂以筵者也鄭元以廟寢三制既同但應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五百六十三

二十一

以九尺為度制可於是毀宋太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二間基準太廟以中央六間安六座悉南向東來第一青帝第二赤帝第三黃帝第四白帝第五黑帝配帝聰配享五帝在阼階東上西向大殿後為小殿五間以為五佐室焉初高祖以明堂在國之陽其祀之法猶依齊制欲有改作乃下制旨而與羣臣切磋其義制曰明堂唯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元據援神契亦云上圓下方又云八憲四達明堂之義本

是祭五帝神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五堂而言雖當五

帝之數向南則皆汙光紀向北則背赤燥怒東向西向又亦如此於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五帝則是總義在郊之祭五帝則是別義知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

一室則是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宋異以為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聽朔之禮既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成闕制曰若如鄭元之義聽朔必在明堂此則人神混淆莊敬之道有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五百六十三

二十三

廢春槐云介居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箇者謂所記五帝明堂之南又有小堂亦號明堂分為三處聽朔既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營域之內明堂之外則有箇名故曰明堂左右箇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之外人神有別羌無相干其義是非莫定初尚未改至是購議乃定

十六年四月詔曰人神無常饗饗於克誠所以西鄰禴祭實受其福宗廟祭祀猶有牲牢無益至誠有累宜造

自今四時蒸嘗外可量代之八座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八座又奏既停宰殺無復省牲之事請立省饌儀其衆官陪列並同省牲帝從之

普通六年尚書僕射徐勉上修五禮表曰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夫禮所以安上治人引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三代盛必由之在乎有周憲章尤備因殷革夏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卷五十六

二十四

千其大歸有五即宗伯所掌典禮吉為上山為之次賓次之軍次之嘉為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莊喪紀不以禮則背死忘生者衆賓客不以禮則朝覲失其儀軍旅不以禮則致亂於師律冠婚不以禮則男女失其時為國修身於斯攸急洎周室大壞王道既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禮樂征伐出自諸侯小雅盡廢舊章缺矣是以韓宣適魯始知周公之德叔侯在晉用辨郊勞之儀戰國縱橫政教愈泯暴秦滅學掃地無餘漢氏鬱

興日不暇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為貴末葉紛綸遞有興毀或以武功銳志好黃老之言禮義之式於焉中止及東京曹魏南官制述集其散略百有餘篇

雖寓以尺簡而終闕於奏其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既淪俎豆斯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減於旌鼓蘭臺石室之文用盡於帷蓋至乎晉初爰定斯禮荀顗制之於前摯虞刪之於末既而中原喪亂罕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釐革之風是則未暇伏惟陛下睿明啟運先天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卷五十六

二十五

改物撥亂惟武經時以文作樂在乎功成制禮弘於業定光啟二學皇枝等於貴遊客茲五館草萊升以好爵爰自受命迄於告成盛德形容備矣天下能事畢矣敦敦穆穆無得而稱焉至若玄符靈貺之祥浮溟棧山之實固亦日書左史副在有司焉可得而略也是以命彼羣才搜甘泉之法延茲碩學闡西臺之儀濶上濠中之儒連蹤繼軌負笈懷鉉之彥匪旦伊夕謂以化穆三雍人從五典秩宗之教勅焉以興伏尋所定五禮起齊